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虞伯禹陳謨於帝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臯陶陳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又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伯益告舜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商伊尹訓于太甲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傅說為相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

休命。又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周周公旦相成王。作無逸之書以訓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又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

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以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作七月之詩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又作文王大明緜三詩以戒王文王之詩則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大明之詩將陳文武受命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使知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緜之詩追述大王始遷

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召公奭為太保。因西旅獻獒。作書訓于武王

有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

志。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

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迩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

厥居。惟乃世王 ◯ 成王。將涖政。公以為當戒

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作詩以告之。曰公劉。又從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詩以為戒。曰卷阿

漢陳平初見漢王。王與語而說之。拜護軍中尉。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

歸漢。誠各去其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即
定矣。漢王然之
陸賈為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
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
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
下安得而有之。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
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
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

語

魏相宣帝時為相言於帝曰明王謹乎尊天慎于養人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灾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禽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

蕭望之宣帝時為大行丞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言曰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

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衆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爲謁者

陳寵爲尚書章帝初即位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

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除滌煩苛之法。輕薄搒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唐孫伏伽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曰。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

邁三王竈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而卒不開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游戲臣以為非詒子孫之謀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曰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

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過決不能也。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高祖大悅。即下詔厚賜其帛。以示羣臣。太宗時。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

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

魏徵太宗時為太子太師。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

張玄素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

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

杜正倫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於百姓有利益否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道

理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帝悅

令狐德棻為太常卿高宗嘗召問何脩而王何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對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帝問何為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然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然帝悅

宋璟。玄宗時拜吏部尚書兼侍中。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䘏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䘏人隱。末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與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

言浮於行。頗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之。

張九齡為中書令。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謂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玄宗賜書褒美

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欲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

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母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尚其德。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美。視德何如耳。帝從之

李絳憲宗時由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所言事。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

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帝曰。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絳曰。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

帝曰。卿言得之矣

韋處厚穆宗時爲翰林侍講學士。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摭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

柳公權文宗時常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爲學士知制誥

裴度復輔政。敬宗嘗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悚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

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今方居盛夏。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

令狐綯爲翰林學士。宣宗嘗夜召綯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摘語對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

陛下必興王業。捨此孰先

宋蘇易簡任中書舍人充承旨。嘗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太宗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命取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愼終如始。以固大業則天下幸甚

呂蒙正太宗時以吏部尚書入相。帝嘗因對論及征伐。蒙正對曰。治[illegible]要在內脩政事

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肄之嘗燈夕設宴
蒙正侍帝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
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
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
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
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
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陳恕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
聞恕諾而不進久之帝屢趣之恕終不進命

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帝聞而善之

呂夷簡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語甚切。夷簡又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帝聞見

賈昌朝。仁宗詔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朝曰。

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義。脩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也。帝賜手詔優荅

呂公著。仁宗時侍經筵。帝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著因進講言弒

逆之事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奸心。故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侍讀劉敞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後世。神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

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
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尒。帝善其言。
哲宗即位復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
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
學有緝熈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
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
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
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龔鼎臣仁宗時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

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菑大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荅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顧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帝然之

呂希哲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脩而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

劉敞判三班院。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

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

韓維英宗時侍講邇英。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

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令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

韓琦進封魏國公。英宗得暴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左右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

毋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吳奎神宗初爲參知政事嘗進言曰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然之

富弼神宗改元以鄭國公判汝州詔入覲帝

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

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
捄。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
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
為喜怒。勿以喜怒為用舍。帝嘉納之
王安石。神宗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為
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對
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
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
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

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
意。可悉意輔朕。同濟此道
蘇軾直史館。神宗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
在。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
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
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
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會上元勅
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
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懽耳。然百姓不可戶

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頎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大要以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為言。哲宗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帝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

司馬光神宗時除御史中丞。上䟽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

信賞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帝然其言

劉摯。哲宗即位擢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弟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知。仰副善繼求治之志。帝然之

呂大防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見哲宗

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觧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

范祖禹哲宗時遷著作郎兼侍講。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

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

王巖叟哲宗時嘗侍延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

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帝曰。三德
止此三德。爲吏有德。嚴叟因言于帝曰。三德
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
叟去者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
行何如耳。帝然之
程大昌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孝宗嘗問治
道不進。奈何。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
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
諫。脩政事。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他求

奇策以幸速成

張栻孝宗時直秘閣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

劉珙孝宗時拜中大夫兼參知政事帝嘗以

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
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眞不容髮。
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
謹其獨。帝竦然稱善

朱熹孝宗時以江西提刑入奏事。言於帝曰。
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
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
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
人欲有所未盡。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

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顧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奬諭甚至

魏了翁為起居郎理宗即位之明年雷發非時帝見羣臣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

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大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

吳泳。理宗時以著作郎對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彊。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

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殫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邉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

元賓默隱居教授。世祖在潛邸遣人名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帝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名與語。奏對皆

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

李孟大德初仁宗侍母后降居懷州孟以布衣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侍大母居外。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弟之道得矣。帝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善論事。忠愛懇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帝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爲其

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實孟啓之及為平章政事嘗言於帝曰人君之柄在刑賞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所施失當何以為治又曰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

陳顥初為說書侍仁宗奉母后出居懷州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帝既即位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政事無不與聞燕閒輒

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

㜷㜷為翰林學士承旨順帝即位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或遇天變民灾必憂見於色乘間則進言於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

虛已以聽
朱公遷順帝時以遺逸徵授翰林直學士。每
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彊省冗費。脩德邺民庶
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
旦夕。帝嘉之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五倫書卷之二十六

虞伯禹作司空言於帝舜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

有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

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

周周公旦相成王位冢宰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大保召公奭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

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

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
作○周公既歸政成王。作立政以戒于王。欲
其專擇百官有司之長。有曰。繼自今我其立
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
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仲山甫佐宣王中興。王命築城于齊。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送之。曰。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召穆公虎受宣王命平淮南之夷詩人作江漢之詩以美之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列國齊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作內政以寄軍令興鹽筴以盡海王之利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咨相於是民皆勉於為

善相地而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擇諸侯之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為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為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為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餉陰。西至濟北。北至于河。東至紀鄅。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一戰而帥服者三十一國。

漢蕭何從沛公至咸陽。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

藏之。沛公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怒欲攻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張良從漢王在滎陽。項羽急圍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復立六國後。王

曰善趣刻印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大王事去矣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言其不可復立六國之後者有七且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大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酈食其從漢王擊楚數。因滎陽成臯王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令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

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勝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

婁敬當高帝初定天下將都雒陽進說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而不搤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頃陛下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

帝都雒陽。張良曰。雒陽雖有小固。其中小。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是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於是即日駕西都關中

曹參為齊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召參代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參子窋為中

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謂窋帰試私問參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

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周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事惠帝為太尉。及諸呂顓兵秉政。欲危劉氏。勃與丞相陳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呂祿善。使人刧商。令寄紿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三王。是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大尉。時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

矯內勃北軍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祿遂
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軍中
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遂將
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劉章佐勃共誅諸呂
無少長皆斬之遂迎代王立之是為文帝
霍光受武帝遺詔輔昭帝及帝崩光承太后
詔迎立昌邑王賀賀淫亂不足奉宗廟子萬
姓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會大臣議所立未
定光祿大夫丙吉言於光曰方今社稷宗廟

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光用其言。會丞相以下上奏太后。迎曾孫於掖庭而立之。是為孝宣皇帝

魏相少明易經有師法。及為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

之。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宣帝皆重之

侯霸初為臨淮大尹。王莽末。霸獨能保全其郡。光武即位。徵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三國蜀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而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未幾而蜀大治

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

晉祖逖為軍諮祭酒時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發威命将使若逖等為之統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沉溺之士欣於来蘇庶幾國恥可雪帝喜乃以逖為奮威将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将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逖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

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
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唐傅弈高祖即位拜太史丞。時國制草具。多仍
隋舊。弈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
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
行舜政。周弗襲湯禮。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
律令一用隋舊。且徽沸莫者吹冷。齏傷弓之
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
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

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至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帝善之

杜如晦與房玄齡共筦朝政。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

齡策。盖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魏徵。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日益親信。或引至臥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帝嘗曰。朕始即位。惟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則遠人服。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貢獻此徵力也。又曰。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

爲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

高馮貞觀初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列

上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者何哉。

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脉經遠。

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

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温

厚脩潔者任之。敦朴素。革浮偽。使家識慈孝。

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

營繕未息。頗愛其財無使殫。惜其力無使斃。

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科役多宜蒙優賚令得休息強本弱枝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蒙差等均量勞逸公族勳戚之家邑入俸稍是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令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飢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卹其匱而欲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之實稍加廩賜使

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太宗稱善

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焉。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巳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

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及
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
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者。對曰。吾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卹乎
段秀實為司農卿。嘗以禁兵寡弱。不足以備
非常。言於德宗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
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
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
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為獸畏者。有爪

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

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

謀

李德裕進位司徒。會昌間黠戛斯遣使來。且

言取安西北庭。武宗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

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

異時由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

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

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

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帝乃止

李藩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憲宗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匱乏者。何致而然。藩對曰。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

宋趙普爲相。太祖即位初。數出微行。或過功臣

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王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

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呂端為宰相時。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以繼遷擾西鄙欲誅之。獨召樞密副使寇準與謀。準退自相幕次前過不入。端疑謀大事。使人邀準至。問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

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少緩之。端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耳。帝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降。終可以繫其心。

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欵請命

曾公亮脩起居注擢待制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策訪政事時公亮侍楚國太夫人病謁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亮條六事以獻其畧謂完堡柵蓄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傜

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六郡良家子爲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令宿衛之失。言枉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蓋皆取當時之所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爲說。帝嘉之

范仲淹除參知政事。仁宗方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

八日推恩信。九日重命令。十日減徭役、帝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

張方平。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仁宗既厭兵而賊亦困弊。方平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勑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是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帝喜曰。是吾心也。命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

之言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
方平意。明年二月元昊請降。方平又建言國
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
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
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
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
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
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
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

常奏也。悉如其説行之。遷尚書左丞

范鎮。仁宗時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又言備契丹莫若寬晉民。備靈夏莫

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蜀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傅堯俞嘉祐末為監察御史。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則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

歐陽脩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河東。自西

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並駐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行其議。歲得粟十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悉奏罷之

呂公弼。神宗時進樞密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

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欲下邊臣使議之。公獨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委邊吏。可乎。乃止。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獨以為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為剩員者。今故為優假。何所害。公獨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廩。黨衆皆相聚反側。為之奈何。韓絳議復肉刑。公獨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

王巖叟哲宗時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奏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並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小人競進

則危亡之始也。此際不可不察。帝深然之

葉夢得爲戶部尚書。高宗駐蹕揚州。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帝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

胡銓。紹興閒爲國史院編脩官。請都建康。大槩謂與人鬭。不搤其亢而拊其背。不能全勝

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而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髙光興王之計也顧都之

汪應辰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宋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今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襃寵將帥以為休

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可也

趙葵淳祐間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令

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須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宜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乞詔大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先後緩急而籌策之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矣理宗嘉納之

元耶律楚材金貞祐二年爲行中書省左右司

員外郎。留守燕。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

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夏人常八

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每自矜曰。國家方用

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

治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

喜。日見親用。及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

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

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

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太宗時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今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

劉秉忠初事世祖藩邸爲書記即見親任密謀大計莫不預焉及即位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嘗命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

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帝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才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

姚樞爲中書左丞。言於世祖曰。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帝納之

史惟良言於文宗曰。今天下郡邑被害者衆。

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

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蠹

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

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

因循苟且。其弊彌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

帝嘉納之

五倫書卷之二十六